

三國志

二十六



三嗣主傳第三

吳書

國志四十八

孫亮傳



孫亮字子明，權少子也。權春秋高，而亮最少，故尤留意。姊全公主嘗譖太子和子，母心不自安，因倚權意，欲豫自結，數稱述全尚女，勸為亮納。赤烏十三年，和廢，權遂立亮為太子，以全氏為妃。太元元年夏，亮母潘氏立為皇后，冬，權寢疾，徵大將軍諸葛恪為太子太傅，會稽太守滕胤為太常，並受詔輔太子。明年四月，權薨，太子即尊號，大赦，改元。是歲於魏嘉平四年也。閏月，以

恪為帝太傅，胤為衛將軍，領尚書事。上大將軍

呂岱為大司馬，諸文武在位，皆進爵，班賞充官。

加等。冬十月，太傅恪率軍遏巢湖。巢音祖城東

興使將軍全端守西城，都尉留略守東城。十二

月朔丙申，大風雷電。魏使將軍諸葛誕、胡遵等

步騎七萬圍東興。將軍王昶攻南郡，母丘儉向

武昌。甲寅，恪以大兵赴敵。戊午，兵及東興，交戰

大破。魏軍殺將軍韓綜、桓嘉等。是月雷雨，天災

武昌。端門改作端門。又災。內殿。臣松之案：孫權赤烏

瓦以繕治建康宮，而此猶有端門內殿。吳錄云：諸葛恪有遷都意，更起武昌宮，今所災者，恪所新作。



二年春正月丙寅立皇后全氏大赦庚午王昶等皆退二月軍還自東興大行封賞三月恪率軍伐魏夏四月圍新城大疫兵卒死者太半秋八月恪引軍還冬十月大饗武衛將軍孫峻伏兵殺恪於殿堂大赦以峻為丞相封富春侯十一月有大鳥五見于春申明年改元

五鳳元年夏大水秋吳侯英謀殺峻覺英自殺

冬十一月星孛于斗牛

江表傳曰是歲交趾稗草化為稻

二年春正月魏鎮東將軍毋丘儉前將軍文欽以淮南之衆西入戰于樂嘉閏月壬辰峻及驃

吳志三

騎將軍呂據左將軍留贊率兵襲壽春軍及東興聞欽等敗壬寅兵進于橐臬欽詣峻降淮南餘衆數萬口來奔魏諸葛誕入壽春峻引軍還二月及魏將軍曹珍遇于高亭交戰珍敗績留贊為誕別將蔣班所敗於菰陂贊及將軍孫楞蔣脩等皆遇害三月使鎮南將軍朱異襲安豐不克秋七月將軍孫儀張怡林恂等謀殺峻發覺儀自殺恂等伏辜陽羨離里山大石自立使衛尉馮朝城廣陵拜將軍吳穰為廣陵太守留略為東海太守是歲大旱十二月作太廟以馮

朝為監軍使者督徐州諸軍事民饑軍士怨畔

○
太平元年春

吳歷曰正月為權立廟稱太祖廟

二月朔建業火峻

用征北大將軍文欽計將征魏八月先遣欽及

驃騎呂據車騎劉纂鎮南朱異前將軍唐咨

軍自江都入淮泗九月丁亥峻卒以從弟偏將

軍緄為侍中武衛將軍領中外諸軍事召還據

等聞緄代峻大怒己丑大司馬呂岱卒壬辰太

白犯南斗據欽次等表薦衛將軍滕胤為丞

相緄不聽癸卯更以胤為大司馬代呂岱駐武

昌據引兵還欲討緄緄遣使以詔書告喻欽咨

等使取據冬十月丁未遣孫憲及丁奉施寬等

以舟兵逆據於江都遣將軍劉丞督步騎攻胤

胤兵敗夷滅己酉大赦改年辛亥獲呂據於新

州十一月以緄為大將軍假節封永康侯孫憲

與將軍王惲謀殺緄事覺緄殺惲迫憲令自殺

十二月使五官中郎將刁玄告亂于蜀

二年春二月甲寅大雨震電乙卯雪大寒以長

沙東部為湘東郡西部為衡陽郡會稽東部為

臨海郡豫章東部為臨川郡夏四月亮臨正殿

大赦始親政事緄所表奏多見難問又科兵子

第年十八巴下十五巴上得三千餘人選大將子弟年少有勇力者為之將帥亮曰吾立此軍欲與之俱長日於苑中習焉

吳歷曰亮數出中書視孫權舊事問左右侍臣

先帝數有特制今大將軍問事但令我書可雅亮後出西苑方食生梅使黃門至中藏取蜜漬梅蜜中有鼠矢召問藏吏藏吏扣頭亮問吏曰黃門從汝求蜜邪吏曰向求實不敢與黃門不服侍中刁玄張邠啟黃門藏吏辭語不同請付獄推盡亮曰此易知耳令破鼠矢裏燥亮大笑謂玄邠曰若矢先在蜜中中外當俱溼今外溼裏燥必是黃門所為黃門首服左右莫不驚悚江表傳曰亮使黃門以銀碗并蓋就中藏吏取交州所獻甘蔗餽黃門先恨藏吏以鼠矢投餽中啟言藏吏不謹亮呼吏持餽器入問曰此器既蓋之且有掩覆無緣有此黃門將有恨於汝邪吏叩頭曰嘗從某求宮中莞席宮席有數不敢與亮曰必是此也覆問黃門具首伏即於目前加髡鞭斤付外署臣松之以為鼠矢新者亦表裏皆溼黃門取新矢則無以得其姦也緣遇燥矢故成五月魏征亮之惠然猶謂吳曆此言不如江表傳為實也

吳志元

四

東大將軍諸葛誕以淮南之眾保壽春城遣將軍朱成稱臣上疏又遣子靚長史吳綱諸牙門子弟為質六月使文欽唐咨全端等步騎三萬救誕朱異自虎林率眾龍襄夏口夏口督孫壹奔魏秋七月絀率眾救壽春次于鑊里朱異至自夏口絀使異為前部督與丁奉等將介士五萬解圍八月會稽南部反殺都尉鄱陽新都民為亂廷尉丁密步兵校尉鄭胄將軍鍾離牧率軍討之朱異以軍士乏食引還絀大怒九月朔已巳殺異於鑊里辛未絀自鑊里還建業甲申大

孫亮

赦十一月全緒子禕儀以其母奔魏十二月全
端懌等自壽春城詣司馬文王

三年春正月諸葛誕殺文欽三月司馬文王克
壽春誕及左右戰死將吏已下皆降秋七月封
故齊王奮爲章安侯詔州郡伐宮材自八月沈
陰不雨四十餘日亮以緄專恣與太常全尚將
軍劉永謀誅緄九月戊午緄以兵取尚遣弟恩
攻殺丞於蒼龍門外召大臣會宮門黜亮爲會
稽王時年十六

○孫休傳

三十一

口卷之三

五

孫休字子烈權第六子年十三從中書郎射慈
郎中盛冲受學太元二年正月封琅邪王居虎
林四月權薨休弟亮承統諸葛恪秉政不欲諸
王在濱江兵馬之地徙休於丹楊郡太守李衡
數以事侵休休上書乞徙他郡詔徙會稽居數
歲夢乘龍上天顧不見尾覺而異之孫亮廢已
未孫緄使宗正孫楷與中書郎董朝迎休休初
聞問意疑楷朝具述緄等所以奉迎本意留一
日二夜遂發十月戊寅行至曲阿有老公干休
叩頭曰事以變生天下喁喁願陛下速行休善

之是日進及布塞亭武衛將軍恩行丞相事率
百僚以乘輿法駕迎於永昌亭築宮以武帳為
便殿設御坐己卯休至望便殿止住使孫楷先
見恩楷還休乘輦進羣臣再拜稱臣休升便殿
謙不即御坐止東廂戶曹尚書前即階下讚奏
丞相奉璽符休三讓羣臣三請休曰將相諸侯
咸推寡人寡人敢不承受璽符羣臣以次奉引
休就乘輿百官陪位絀以兵千人迎於半野拜
于道側休下車荅拜即日御正殿大赦改元是
歲於魏甘露二年也

卷三

人

永安元年冬十月壬午詔曰夫褒德賞功古今
通義其以大將軍絀為丞相荊州牧增食五縣
武衛將軍恩為御史大夫衛將軍中軍督封縣
侯威遠將軍授為右將軍縣侯偏將軍幹雜號
將軍亭侯長水校尉張布輔導勤勞以布為輔
義將軍封永康侯董朝親迎封為鄉侯又詔曰
丹陽太守李衡以往事之嫌自拘有司夫射鉤
斬祛在君為君遣衡還郡勿令自疑

襄陽記曰衡字叔平本襄

陽卒家子也漢末入吳為武昌庶民聞羊衡有人物之鑒往往
干之衡曰多事之出尚書劇曹郎才也是時校事呂壹操弄
權柄大臣畏備莫有敢言衡曰非李衡無能困之者遂共薦
為郎權引見衡口陳壹姦短數千言權有愧色數月壹被誅

而衡大見顯擢後常為諸葛恪司馬幹恪府事恪被誅求為
州揚太守時孫休在郡治衡數以法繩之妻習氏每諫衡衡
不從會休立衡憂懼謂妻曰不用卿言以至於此遂欲奔魏
妻曰不可君本庶民耳先帝相拔過重既數作無禮而復逆
自猜嫌逃叛求活以此北歸何面見中國人乎衡曰計何所
殺君明矣可自囚詣獄表列前失顯求受罪如此乃當逆見
優饒非但直活而已衡從之果得無患又加威遠將軍授以
榮戟衡每欲治家妻輒不聽後密遣客十人於武陵龍陽汎
洲上作宅種甘橘千株臨死勅兒曰汝母惡吾治家故窮如
是然吾州里有千頭木奴不責汝衣食歲上一匹絹亦可足
用耳衡亡後二十日兒以白母母曰此當是種甘橘也汝家
失十戶客來七八年必汝父遺為宅汝父恒稱太史公言江
陵千樹橘當封君家吾答曰且人患無德義不患不富若貴
而能貧方好耳用此何為吳末衡甘橘成歲得絹
數千匹家道足晉咸康中其宅止枯樹猶在

孫皓為烏程侯皓弟德錢唐侯謙永安侯

江表傳曰羣臣

奏立皇后太子詔曰朕以寡德奉承洪業莅事日淺因思澤未
敷加后妃之號嗣子之位非所急也有司又固請依謙虛不

許十一月甲午風四轉五復蒙霧連日絀一門

五侯皆典禁兵權傾人主有所陳述劾而不違
於是益恣休恐其有變數加賞賜丙申詔曰大
將軍忠款內發首建大計以安社稷卿士內外
咸贊其議並有勲勞昔霍光定計百僚同心無
復是過亟案前日與議定策告廟人名依故事
應加爵位者促施行之戊戌詔曰大將軍掌中
外諸軍事事統煩多其加衛將軍御史大夫恩
侍中與大將軍分省諸事壬子詔曰諸吏家有
五人三人兼重為役父兄在都子弟給郡縣吏

既出限米軍出又從至於家事無經護者朕甚
愍之其有五人三人爲役聽其父兄所欲留爲
留一人除其米限軍出不從又曰諸將吏奉迎
陪位在永昌亭者皆加位一級頃之休聞緜逆
謀陰與張布圖計十二月戊辰臘百僚朝賀公
卿升殿詔武士縛緜即日伏誅己巳詔以左將
軍張布討姦臣加布爲中軍督封布弟惇爲都
亭侯給兵二百人惇弟恂爲校尉詔曰古者建
國教學爲先所以道世治性爲時養器也自建
興以來時事多故吏民頗以目前趨務去本就

末不循古道夫所尚不淳則傷化敗俗其案古
置學官立五經博士核取應選加其寵祿科見
吏之中及將吏子弟有志好者各令就業一歲
課試差其品第加以位賞使見之者樂其榮聞
之者羨其譽以勗王化以隆風俗

二年春正月震電三月備九卿官詔曰朕以不
德託于王公之上夙夜戰戰忘寢與食今欲偃
武脩文以崇大化推此之道當由士民之瞻必
須農桑管子有言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
辱夫一夫不耕有受其饑一婦不織有受其寒饑

寒並至而民不為非者未之有也自頃年已來州郡吏民及諸營兵多違此業皆浮船長江賈作上下良田漸廢見穀日少欲求大定豈可得哉亦由租入過重農人利薄使之然乎今欲廣開田業輕其賦稅差科彊羸課其田畝務令優均官私得所使家給戶贍足相供養則愛身重命不犯科法然後刑罰不用風俗可整以羣僚之忠賢若盡心於時雖太古盛化未可卒致漢文升平庶幾可及及之則臣主俱榮不之則損削侵辱何可從容俯仰而已諸卿尚書可其咨度務取便佳田桑已至不可後時事定施行稱朕意焉

三十一

九

三年春三月西陵言赤烏見秋用都尉嚴密議作浦里塘會稽郡謠言王亮當還為天子而亮官人告亮使巫禱祠有惡言有司以聞黜為候官侯遣之國道自殺衛送者伏罪

吳錄曰或云休鳩殺之至晉太康中

吳故少府丹楊或顯

以會稽南郡為建安郡分宜

都置建平郡

吳曆曰是歲得大鼎於建德縣

四年夏五月大雨水泉涌溢秋八月遣光祿大夫周弈石偉巡行風俗察將吏清濁民所疾苦

為黜陟之詔

楚國先賢傳曰石偉字公操南郡人少好學脩節不怠介然獨立有不可奪之志舉茂才

賢良方正皆不就孫休即位特徵偉累遷至光祿勳及皓即位朝政昏亂偉乃辭老耄痼疾乞身就拜光祿大夫吳平建威將軍王戎親詣偉太康二年詔曰吳故光祿大夫石偉秉志清白皓首不渝雖處危亂廉節可紀年已過邁不堪遠涉其以偉為議郎加二千石秩以終厥世偉遂
九月布山言
陽狂及音不受晉爵年八十三太熙元年卒

白龍見是歲安吳民陳焦死埋之六日更生穿

土中出

五年春二月白虎門北樓災秋七月始新言黃

龍見八月壬午大雨震電水泉涌溢乙酉立皇

后朱氏戊子立子靈為太子大赦

吳錄載休詔曰人之有各以相

紀別長為作字憚其名耳禮名子欲令難犯易避五十稱伯仲古或一字今人競作好名好字又令相配所行不副此瞽

吳書三

十一

字伯明者也孤常哂之或師友父兄所作或自己為師友尚

可父兄猶非自為最不謙孤今為四男作名字太子名靈靈音

音如湖水灣澳之灣字箇箇音如迄今之迄次子名靈靈音

如兒觥之觥字弄弄音如玄磧首之磧次子名詎詎音如草

莽之莽字品品音如舉物之舉次子名瘞瘞音如褰衣下寬

大之褰字發發音如有所擁持之擁此都不與世所用者同

故鈔舊文會合作之夫書八體損益因事而生今造此名字

既不相配又字但一庶易棄避其普告天下使咸聞知

松之以為傳稱名以制義義以出禮禮以體正正以正民是

以正成而民聽易則生亂斯言之作豈虛也哉休欲令難犯

何患無名而乃造無況之字制不典之音遠明誥於前脩垂

言於是

冬十月以衛將軍濮陽興為丞相廷尉丁

密光祿勳孟宗為左右御史大夫休以丞相興

及左將軍張布有舊恩委之以事布典宮省興

關軍國休銳意於典籍欲畢覽百家之言又好

孫

射雉春夏之間常晨出夜還唯此時舍書休欲
與博士祭酒韋曜博士盛冲講論道藝曜冲素
皆切直布恐入侍發其陰失令已不得專因妄
飾說以拒遏之休荅曰孤之涉學羣書略徧所
見不少也其明君闇主姦臣賊子古今賢愚成
敗之事無不覽也今曜等入但欲與論講書耳
不爲從曜等始更受學也縱復如此亦何所損
君特當以曜等恐道臣下姦變之事以此不欲
令入耳如此之事孤已自備之不須曜等然後
乃解也此都無所損君意特有所忌故耳布得

詔陳謝重自序述又言懼妨政事休荅曰書籍
之事患人不好好之無傷也此無所爲非而君
以爲不宜是以孤有所及耳王務學業其流各
異不相妨也不圖君今日在事更行此於孤也良
其不取布拜表叩頭休荅曰聊相開悟耳何至
叩頭乎如君之忠誠遠近所知往者所以相感
今日之巍巍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之
實難君其終之初休爲王時布爲左右將督素
見信愛及至踐阼厚加寵待專擅國勢多行無
禮自嫌瑕短懼曜冲言之故尤患忌休雖解此

言心不能悅更恐其疑懼竟如布意廢其講業不復使冲等入是歲使察戰到交阯調孔爵大

緒

臣松之案察戰吳官號今揚都有察戰巷

六年夏四月泉陵言黃龍見五月交阯郡吏呂興等反殺太守孫譚譚先是科郡上手工千餘人送建業而察戰至恐復見取故興等因此扇動兵民招誘諸夷也冬十月蜀以魏見伐來告癸未建業石頭小城火燒西南百八十丈甲申使大將軍丁奉督諸軍向魏壽春將軍留平別詣施績於南郡議兵所向將軍丁封孫異如沔

吳志卷三

十一

中皆救蜀蜀主劉禪降魏問至然後罷呂興既殺孫譚使使如魏請太守及兵丞相興建取屯田萬人以為兵分武陵為天門郡

吳歷曰是歲青龍見於長沙白

燕見於慈湖赤雀見於豫章

七年春正月大赦二月鎮軍陸抗撫軍步協征西將軍留平建平太守盛曼率眾圍蜀巴東守將羅憲夏四月魏將新附督王稚浮海入句章略長吏賞林及男女二百餘口將軍孫越微得一船獲三十人秋七月海賊破海鹽殺司鹽校尉駱秀使中書郎劉川發兵廬陵豫章民張節

等為亂眾萬餘人魏使將軍胡烈步騎二萬侵西陵以救羅憲陸抗等引軍退復分交州置廣

州壬午大赦癸未休薨

江表傳曰休寢疾日不能言乃手書呼丞相濮陽興入令子翬

出拜之休把興臂而指翬以託之

時年三十謚曰景皇帝

葛洪抱朴子曰吳景

帝時成將於廣陵掘諸冢取版以治城所壞甚多後發一大冢內有重閣戶扇皆樞轉可開閉四周為徽道通車其高可以乘馬又鑄銅為人數十枚長五尺皆大冠朱衣執劔列侍靈座皆刻銅人背後石壁言殿中將軍或言侍郎常侍似公王之冢破其棺棺中有人髮已班白衣冠鮮明面體如生人棺中雲母厚尺許以白玉璧二十枚藉尸兵人輩共舉出死人以倚冢壁有一玉長一尺許形似冬瓜從死人懷中透出墮地兩耳及鼻孔中皆有黃金如棗許大此則骸骨有假物而不朽之効也

孫皓傳

吳志三

十三

孫皓字元宗權孫和子也一名彭祖字皓宗孫

休立封皓為烏程侯遣就國西湖民景養相皓當大貴皓陰喜而不敢泄休薨是時蜀初亡而交趾攜叛國內震懼貪得長君左典軍萬彧昔為烏程令與皓相善稱皓才識明斷是長沙桓王之疇也又加之好學奉遵法度屢言之於丞相濮陽興左將軍張布興布說休妃太后朱欲以皓為嗣朱曰我寡婦人安知社稷之慮苟吳國無隕宗廟有賴可矣於是遂迎立皓時年二十三改元大赦是歲於魏咸熙元年也

孫皓

元興元年八月以上大將軍施績大將軍丁奉為左右大司馬張布為驃騎將軍加侍中諸增位班賞一皆如舊九月貶太后為景皇后追謚父和曰

文皇帝尊母何為太后十月封休太子竇為豫章王次子汝南王次子梁王次子陳王立皇后滕氏

江表傳曰皓初立發優詔恤士民開倉廩振貧乏科出宮女以配無妻禽獸擾於苑者皆放之當時翕然稱為明主皓

既得志麤醜暴驕盈多忌諱好酒色大小失望興布竊悔之或以譖皓十一月誅興布十二月孫

休葬定陵封后父滕牧為高密侯

吳歷曰牧本名密避丁密改名舅何洪等三人皆列侯是歲魏置交

吐太守之郡晉文帝為魏相國遣昔吳壽春城

降將徐紹孫或銜命齎書陳事勢利害以申喻

皓

漢晉春秋載晉文王與皓書曰聖人稱有君臣然後有上下禮義是故大必字小小必事大然後上下安服羣生獲所逮至末塗純德既毀勦民之命以爭疆於天下違禮順之至理則仁者弗由也方今主上聖明覆燾無外僕備位宰輔屬當國重唯華夏垂殊方隅地裂六十餘載金革亟動無年不戰暴骸喪元困悴固定每用悼心坐以待旦將欲止戈興

仁為百姓請命故分命偏師平定蜀漢役未經年全軍獨克于時猛將謀夫朝臣庶士咸以奉天時之宜就既征之軍籍吞敵之勢宜遂回旗東指以臨吳境舟師汎江順流而下陸軍南轅取徑四郡兼成都之械備巴漢之粟然後以中軍整旅三方雲會未及浹辰可使江表底平南夏順軌然國朝深

惟伐蜀之舉雖有靜難之功亦悼蜀民獨罹其害戰於縣竹者自元帥以下並受斬戮伏尸蔽地血流丹野一之於前猶追恨不忍況重之於後乎是故旋師案甲思與南邦共全百姓之命夫料力付勢度資量險遠考古昔廢興之理近鑒西蜀安危之効隆德保祚去危即順屈己以寧四海者仁哲之

孫皓

高致也覆危偷安隕德覆祚而不稱於後世者非智者之所居也今朝廷遣徐紹孫或獻書喻懷若書御於前必少留意回慮革筭結歡弭兵共為一家惠矜吳會施及中土豈不泰哉此昭心之大願也敢不承受若不獲命則普天率土期於大同雖重干戈固不獲已也

甘露元年三月皓遣使隨紹或報書曰知以高

世之才處宰輔之任漸導之功勤亦至矣孤以

不德階承統緒思與賢良共濟世道而以壅隔

未有所緣嘉意允著深用依依今遣光祿大夫

紀陟五官中郎將弘璆宣明至懷江表傳曰皓書

言而不著姓 吳錄曰陟字子上丹楊人初為中書郎孫峻使詰南陽王和令其引分陟密使令正辭自理峻怒陟懼閉

門不出孫休時父亮為尚書令而陟為中書令每朝會詔以屏風隔其座出為豫章太守 于寶晉紀曰陟璆奉使如魏

入境而問諱入國而問俗壽春將王布示之馬射既而問之曰吳之君子亦能斯乎陟曰此軍人騎士肄業所及士大夫

君子未有為之者矣布大慙既至魏帝見之使嬪問曰來時吳王何如陟對曰來時皇帝臨軒百寮陪位御膳無恙晉文

王饗之百寮畢會使嬪者告曰某者安樂公也某者匈奴單于也陟曰西主失土為君王所禮位同三代莫不感義匈奴

邊塞難羈之國君王懷之親在坐席此誠威恩遠著又問吳之戎備幾何對曰自西陵以至江都五千七百里又問曰道

里甚遠難為堅固對曰疆界雖遠而其險要必爭之地不過數四猶人雖有八尺之軀靡不受患其護風寒亦數處耳文

王善之厚為之禮 臣松之以為人有八尺之體靡不受患防護風寒豈唯數處取譬若此未足稱能若曰譬如金城萬雉所

急防者四門而已方陟此對不猶愈乎 吳錄曰皓以諸父與和相連及者家屬皆從東治唯陟以有密旨特封子孚都

亭侯子第瞻字思遠入仕晉驃騎將軍弘璆曲阿人弘咨之孫權外甥也璆後至中書令太子少傅 紹行到

濡須召還殺之徙其家屬建安始有白紹稱美

中國者故也夏四月蔣陵言甘露降於是改年

大赦秋七月皓逼殺景后朱氏亡不在正殿於苑中小屋治喪衆知其非疾病莫不痛切又送休四子於吳小城尋復追殺大者二人九月從西陵督步闡表徙都武昌御史大夫丁固右將軍諸葛靚鎮建業陟璆至洛遇晉文帝崩十一月乃遣還皓至武昌又大赦以零陵南部爲始安郡桂陽南部爲始興郡十二月晉受禪

寶鼎元年正月遣大鴻臚張儼五官中郎將丁

忠弔祭晉文帝及還儼道病死

吳錄曰儼字子節吳人也弱冠知名歷顯

位以博聞多識拜大鴻臚使于晉皓謂儼曰今南北通好以君爲有出境之才故相屈行對曰皇皇者華蒙其榮擢無古

吳志二

十六

人延譽之美歷厲鋒鏑思不辱命既至車騎將軍賈充尚書令裴秀侍中荀勗等欲傲以所不知而不能屈尚書僕射羊祜尚書何植並結縞帶之好忠說皓曰北方守戰之具不設弋

陽可襲而取皓訪羣臣鎮西大將軍陸凱曰夫兵不得已而用之耳且三國鼎立已來更相侵伐無歲寧居今疆敵新并巴蜀有兼土之實而遣使求親欲息兵役不可謂其求援於我今敵形勢方彊而欲徼幸求勝未見其利也車騎將軍劉纂曰天生五才能去兵譎詐相雄有自來矣若其有關庸可棄乎宜遣間謀以觀其勢皓陰納纂言且以蜀新平故不行然遂自絕八月所

在言得大鼎於是改年大赦以陸凱為左丞相

常侍萬彊為右丞相冬十月永安山賊施但等

聚眾數千人吳錄曰永安今武康縣也劫皓庶弟永安侯謙出

烏程取孫和陵上鼓吹曲蓋比至建業眾萬餘

人丁固諸葛靚逆之於牛屯大戰但等敗走獲

謙謙自殺漢晉春秋曰初望氣者云荊州有王氣破揚州

州界大臣名家冢與山岡連者以厭之既聞但反自以為徙

上得計也使數百人鼓譟入建業殺但妻子云天子使荊州

兵來破揚州賊以厭前氣分會稽為東陽郡分吳丹楊為吳興

郡皓詔曰古者分土建國所以褒賞賢能廣樹藩屏秦毀五

常數也今吳郡陽羨永安餘杭臨水及丹楊故鄣安吉原鄉

於潛諸縣地勢水流之便悉注烏程既宜立郡以鎮山越且

以藩衛明陵奉承大祭不亦可乎以零陵北部為邵陵

郡十二月皓還都建業衛將軍滕牧留鎮武昌

二年春大赦右丞相萬彊上鎮巴丘夏六月起

顯明宮太康三年地記曰吳有太初宮方三百丈權所起

也昭明宮方五百丈皓所作也避晉諱故曰顯明

○吳歷云顯明在太初之東江表傳曰皓營新宮二千石

以下皆自入山督攝伐木又破壞諸營大開園囿起土山樓

觀窮極伎巧功役之費以億萬計陸凱固諫不從冬十二月皓移居之是歲

分豫章廬陵長沙為安成郡

三年春二月以左右御史大夫丁固孟仁為徒

司空吳錄曰初固為尚書夢松樹生其腹上謂人曰松秋

九月皓出東關丁奉至合肥是歲遣交州刺史

孫皓

吳志三

十七

劉俊前部督脩則等入擊交趾為晉將毛晃等所破皆死兵散還合浦

建衡元年春正月立子瑾為太子及淮陽東平王冬十月改年大赦十一月左丞相陸凱卒遣監軍虞汜威南將軍薛珣蒼梧太守陶璜由荊州監軍李勗督軍徐存從建安海道皆就合浦擊交趾

二年春萬彘還建業李勗以建安道不通利殺導將馮斐引軍還三月天火燒萬餘家死者七百

晉書卷三

十九

人夏四月左大司馬施績卒殿中列將何定白少府李勗枉殺馮斐擅徹軍退還勗及徐存家屬皆伏誅秋九月何定將兵五千人上夏口獵都督孫秀奔晉是歲大赦

三年春正月晦皓舉大眾出華里皓母及妃妾皆行東觀令華覈等固爭乃還

江表傳曰初丹楊刀

劉廙論運命歷數事玄詐增其文以誑國人曰黃旗紫蓋見於東南終有天下者荆揚之君乎又得中國降人言壽春下有童謠曰吳天子當上皓聞喜曰此天命也即載其母妻子及後宮數千從牛渚陸道西上云青蓋入洛陽以順天命行遇大雪道塗陷壞兵士被甲持仗百人共引車寒凍殆死兵人不堪皆曰若遇敵便當倒戈耳皓聞之乃還

是歲汜璜破交趾禽殺晉所置守將九真日南皆

還屬

漢晉春秋曰初霍弋遣楊稷毛晃等戍與之誓曰若賊圍城未百日而降者家屬誅若過百日而城沒者

刺史受其罪段等曰未滿而糧盡乞降於璜璜不許而給糧使守吳人並諫璜曰霍弋已死無能來者可須其糧盡然後乃受使彼來無罪而我取有義內訓吾民外懷鄰國不亦可乎

人稷等城中食盡死之者半將軍王約反降吳人得入城獲稷史初毛昂與吳軍戰殺前部督脩則陶璜等以昂壯勇欲赦之而則子允固求殺昂昂亦不為璜等屈璜等怒面縛昂詰

之曰晉兵賊昂厲聲曰吳狗何等為賊吳人生剖其腹允剖其心肝罵曰庸復作賊昂猶罵不止曰尚欲斬汝孫皓汝父何死狗也乃斬之晉武帝聞而哀矜即詔使昂長子襲爵餘三子皆關內侯此與漢晉春秋所說不同

大赦分交阯為新昌郡諸將破扶嚴置武平郡以武

昌督范曄為太尉右大司馬丁奉司空孟仁卒

吳錄曰仁字恭武江夏人也本名宗避皓字易焉少從南陽李肅學其母為作厚蓐大被或問其故母曰小兒無德致客學者多貧故為廣被庶可得與氣類接也其讀書夙夜不懈肅奇之曰卿宰相器也初為驃騎將軍朱據軍吏將母在營

既不得志又夜雨屋漏因起涕泣以謝其母母曰但當勉之何足泣也據亦稍知之除為益池司馬自能結網手以捕魚作鮓寄母母因以還之曰汝為魚官而以鮓寄我非避嫌也

遷吳令時皆不得將家之官每得時物來以寄母母常不先食及聞母亡犯禁委官語在權傳特為減死一等復使為官蓋優之也楚國先賢傳曰宗母嗜鮓冬節將至時鮓尚未生宗入竹林哀歎而鮓為之出得以供母母皆以

為至孝之所致感累遷光祿勳遂至公矣西苑言鳳皇

集改明年元鳳皇元年秋八月徵西陵督步闡闡不應據城

降晉遣樂鄉都督陸抗圍取闡闡眾悉降闡及

同計數十人皆夷三族大赦是歲右丞相萬彧

被譴憂死徙其子弟於廬陵

或與丁奉留平密謀白此行不急若至華里不歸社稷事重不得不自還此語頗泄

皓聞知以或等舊臣且以計忍而陰衛之後因會以毒酒飲

或傳酒人私減之又飲留平平覺之服他藥以解得不死或自殺平憂薨月餘亦死

何定英穢發

本孫權給使也後出補吏定使邪僭媚自表先帝舊人求還內侍皓以為樓下都尉典知酷耀事專為威福而皓信任委以眾事定為子求少府李昂女不許定挾忿譖昂於皓皓尺口誅之焚其尸定又使諸將各上好犬皆千里遠求一犬至直數千匹御犬率具纓直錢一萬一犬一兵養以捕兔供厨所獲無幾吳人皆歸罪於定而皓以為忠勤賜爵列侯吳歷曰中書郎奚熙譖宛陵令賀惠惠劭弟也遣使者徐祭祭治熙又譖祭顧護不即決斷皓遣使就宛陵斬祭收惠付獄會赦得免

二年春三月以陸抗為大司馬司徒丁固卒秋

九月改封淮陽為魯東平為齊又封陳留章陵

等九王凡十一王王給三千兵大赦皓愛妾或

卷之三 七

使人至市劫奪百姓財物司市中郎將陳聲素

皓幸臣也恃皓寵遇繩之以法妾以愬皓皓大

怒假他事燒鋸斷聲頭投其身於四望之下是

歲太尉范曄卒

三年會稽妖言章安侯奮當為天子臨海太守

奚熙與會稽太守郭誕書非論國政誕但白熙

書不白妖言送付建安作船

會稽郡邵氏家傳曰邵曄字温伯時為誕功曹誕

被收惶遽無以自明曄進曰曄今自在曄之事則府何憂遂詣吏自列云不白妖言事由於已非府君罪也上曄辭皓怒猶盛疇慮誕卒不免遂自殺以證之臨亡置辭曰曄生衣邊陲不聞教道得以門賁廁身本郡踰城濟類位極朝古不能贊揚盛化養之以福今妖訛橫興干國亂紀曄以導嗜之語本非事實雖家誦人詠不足有慮天下重器而匹夫橫議疾

孫皓

其醜聲不忍聞見欲含垢藏疾不彰之翰筆鎮躁歸靜使之
自息愚心勤勤每執斯旨故誕屈其所是默以見從此之為
愆實由於時謹不敢逃死歸罪有司唯乞天鑒特垂清察吏
收疇喪得辭以聞皓乃免誕大刑送付建安作船疇亡時年
四十皓嘉疇節義

詔郡縣圖形廟堂遣二郡督何植收熙熙發兵自衛

斷絕海道熙部曲殺熙送首建業夷三族秋七

月遣使者二十五人分至州郡科出亡叛大司

馬陸抗卒自改年及是歲連大疫分鬱林為桂

林郡天冊元年吳郡言掘地得銀長一尺廣三

分刻上有年月字於是大赦改年

天璽元年吳郡言臨平湖自漢末草穢壅塞今

更開通長老相傳此湖塞天下亂此湖開天下

平又於湖邊得石函中有小石青白色長四寸

廣二寸餘刻上作皇帝字於是改年大赦會稽

太守車浚湘東太守張詠不出筭緡就在所斬

之狗首諸郡江表傳曰浚在八清忠值郡荒旱民無資

又尚書熊睦見皓酷虐微有所諫秋八月京下督孫楷

降晉鄱陽言歷陽山石文理成字凡二十云楚

九州渚吳九州都揚州士作天子四世治太平

始江表傳曰歷陽縣有石山臨水高百丈其三十丈所有七

始穿駢羅穿中色黃赤不與本體相似俗相傳謂之石印又

孫皓

孤四世矣太平之主非孤復誰重遣使以印綬拜三郎為王又刻石立銘褒贊靈德以答休祥又吳興陽

羨山有空石長十餘丈名曰石室在所表為大

瑞乃遣兼司徒董朝兼太常周處至陽羨縣封

禪國山明年改元大赦以協石文

天紀元年夏夏口督孫慎出江夏汝南燒略居

民初騶子張儉多所譖白累遷為司直中郎將

封侯甚見寵愛是歲姦情發聞伏誅

江表傳曰儉父會稽山陰

縣卒也知儉不良上表云若用儉為司直有罪乞不從坐皓許之儉表正彈曲二十人專糾司不法於是受惡相攻互相

謗告彈曲承言收繫囹圄聽訟失理獄以賄成人民窮困無所措手足儉奢淫無厭取小妻三十餘人擅殺無辜眾姦並

發父子俱見車裂

四州五

吳志三

世二

二年秋七月立成紀宣威等十一王王給三千

兵大赦

三年夏郭馬反馬本合浦太守脩允部曲督允

轉桂林太守疾病住廣州先遣馬將五百兵至

郡安撫諸夷允死兵當分給馬等累世舊軍不

樂離別皓時又科實廣州戶口馬與部曲將何

典王族吳述殷興等因此恐動兵民合聚人眾

攻殺廣州督虞授馬自號都督交廣二州諸軍

事安南將軍興廣州刺史述南海太守典攻蒼

梧族攻始興

漢晉春秋曰先是吳有說讖者曰吳之敗兵起南裔亡吳者公孫也皓聞之文武職位至于

孫皓

卒伍有姓公孫者皆徙於廣州不令八月以軍師張悌
傳江邊及聞馬反大懼曰此天亡也

為丞相牛渚都督何植為司徒執金吾滕循為
司空未拜轉鎮南將軍假節領廣州牧率萬人
從東道討馬興族遇於始興未得前馬殺南海
太守劉略逐廣州刺史徐旗皓又遣徐陵督陶
濬將七千人從西道命交州牧陶璜部伍所領
及合浦鬱林諸郡兵當與東西軍共擊馬有鬼
目菜生工人黃耆家依緣棗樹長丈餘莖廣四
寸厚三分又有買菜生工人吳平家高四尺厚
三分如枇杷形上廣尺八寸下莖廣五寸兩邊

生菜綠色東觀案圖名鬼目作芝草買菜作平
慮草遂以耆為侍芝郎平為平慮郎皆銀印青
綬冬晉命鎮東大將軍司馬佃向涂中安東將
軍王渾揚州刺史周浚向牛渚建威將軍王戎
向武昌平南將軍胡奮向夏口鎮南將軍杜預
向江陵龍驤將軍王濬廣武將軍唐彬浮江東
下太尉賈充為大都督量宜處要盡軍勢之中
陶濬至武昌聞北軍大出停駐不前初皓每宴
會羣臣無不咸令沈醉置黃門郎十人特不與
酒侍立終日為司過之吏宴罷之後及奏其闕

失在視之咎謬言之愆罔有不舉大者即加威刑小者輒以為罪後宮數千而采擇無已又激水入宮宮人有不合意者輒殺流之或剝人之面或斃棄人之眼岑昏險諛貴幸致位九列好興功役眾所患苦是以上下離心莫為皓盡力蓋積惡已極不復堪命故也

吳平後晉侍中庾峻等問皓侍中李仁曰聞吳主設人面刑人

凡有諸乎仁曰以告者過也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蓋此事也若信有之亦不足能怪昔唐虞五刑三代七辟肉刑之制未為酷虐皓為一國之主秉殺生之柄罪人陷法加之以懲何足多罪夫受堯誅者不能無怨受桀賞者不能無慕此人情也又問曰云歸命侯乃惡人橫睛逆視皆鑿其眼有諸乎仁曰亦無此事傳之者謬耳曲禮曰視天子由裕以下視諸侯由頤以下視大夫由衡視士則平面得游目五步之內視上於衡則傲下於帶則憂旁則邪以禮視瞻高下

吳志卷三

并四

不可不慎况人君乎哉視人君相迂是乃禮所謂傲慢傲慢則無禮無禮則不臣不臣則犯罪犯罪則陷不測矣正使有之將有何失凡仁所答峻等皆善之又多不悉載

四年春立中山代等十一王大赦濬彬所至則

土崩瓦解靡有禦者預又斬江陵督伍延渾復

斬丞相張悌丹楊太守沈瑩等所在戰克

于寶言紀曰吳

丞相軍師張悌護軍孫震丹楊太守沈瑩帥眾三萬濟江圍成陽都尉張喬於楊荷橋眾才七千閉柵自守舉白接告降吳副軍師諸葛翽欲屠之悌曰疆敵在前不宜先事其小且殺降不祥翽曰此等以救兵未至而力少故且偽降以緩我非來伏也因其無戰心而盡阬之可以成三軍之氣若舍之而前必為後患悌不從撫之而進與討吳護軍張翰揚州刺史周浚成陣相對沈瑩領丹楊銳卒刀楯五千號曰青巾兵前後屢陷堅陣於是馳淮南軍三衝不動退引亂薛勝蔣班因其亂而乘之吳軍以次土崩將帥不能止張喬又出其後大敗吳軍于阪橋獲悌震瑩等襄陽記曰悌字巨先襄

孫皓

陽人少有名理孫休時為屯騎校尉魏伐蜀吳人問悌曰司馬氏得政以來大難屢作智力雖豐而百姓未服也今又竭其資力遠征巴蜀兵勞民疲而不知恤敗於不暇何以能濟昔夫差伐齊非不克勝所以危亡不憂其本也況彼之事地乎悌曰不然曹操雖功蓋中夏威震四海崇許術征伐無已民畏其威而不懷其德也不敵承之係以慘虐內興宮室外懼雄豪東西驅馳無歲獲安彼之失民為日久矣司馬父子自握其柄累有大功除其煩苛而布其平惠為之謀主而救其疾民心歸之亦已久矣故淮南三叛而腹心不擾曹髦之死四方不動摧堅敵如折枯蕩異同如反掌任賢使能各盡其心非智勇兼人孰能如之其威武張矣本根固矣羣情服矣姦計立矣今蜀閹宦專朝國無政令而玩戎黷武民勞卒弊競於外利不脩守備彼疆弱不同智筭亦勝因危而伐殆其克乎若其不克不過無功終無退北之憂覆軍之慮也何為不可哉昔楚劔利而秦昭懼孟明用而晉人憂彼之得志故我之大患也吳人笑其言而蜀果降于魏晉來伐吳皓使悌督沈瑩諸葛靚帥眾三萬渡江逆之至牛渚沈瑩曰晉治水軍於蜀久矣今傾國大舉萬里齊力必悉益州之眾俘止而下我上流諸軍無有戒備名將皆死幼少當任恐邊江諸城盡莫能禦也晉之水軍必至于此矣宜畜眾力待來一

吳書三已

廿五

戰若勝之日江西自清二方雖壞可還取之今渡江逆戰勝不可保若或摧喪則大事去矣悌曰吳之將亡賢愚所知非今日也吾恐蜀兵來至此眾心必駭懼不可復整今宜渡江可用決戰力爭若其敗喪則同死社稷無所復恨若其克勝則此敵奔走兵勢萬倍便當乘威南上逆之中道不憂不破也若如子計恐行散盡相與坐待敵到君臣俱降無復一人死難者不亦厚乎遂渡江戰吳軍大敗諸葛靚與五六百人退走使過迎悌悌不肯去靚自往牽之謂曰且夫天下存亡有大數豈卿一人所知如何故自取死為悌垂涕曰仲思今日是我死日也且我作兒童時便為卿家丞相所拔常恐不得其死負名賢知顧今以身徇社稷復何道邪莫牽曳之如是靚流淚放之去百餘步已見為晉軍所殺吳錄曰悌少知名及處大任希合時趣將護左右清論譏之博神記曰臨海松陽人柳榮從悌至揚府榮病死船中二日時軍已上岸無有埋之者忽然大呼言人縛軍師人縛軍師聲激揚遂活人問之榮曰上天北門下卒見人縛張悌意中大愕不覺大呼言何以縛張軍師門下人怒榮叱逐使去榮便去三怖懼口餘聲發揚耳其日悌戰死榮至晉元帝時猶在

月丙寅殿中親近數百人叩頭請皓殺吳昏皓

惶憤從之

干寶晉紀曰皓殿中親近數百人叩頭請皓曰北軍日近而兵不舉刃陛下將如之何皓曰向故對曰坐岑岑昏皓獨言若爾當以收謝百姓衆因曰唯遂並起收昏皓駱驛追止已屠之也

戊辰陶濬

從武昌還即引見問水軍消息對曰蜀船皆小今得二萬兵乘大船戰自足擊之於是合衆授濬節鉞明日當發其夜衆悉逃走而王濬順流將至司馬佃王渾皆臨近境皓用光祿勳蔣瑩中書令胡冲等計分遣使奉書於濬佃渾曰昔漢室失統九州分裂先人因時略有江南遂分阻山川與魏乖隔今大晉龍興德覆四海闇劣偷安未喻天命至於今者猥煩六軍衡蓋路次

皇朝三

廿元

遠臨江渚舉國震惶假息漏刻敢緣天朝含弘

光大謹遣私署太常張瓏等奉所佩印綬委質

請命惟垂信納以濟元元

江表傳載皓將敗與舅何植書曰昔大皇帝以神武

之略奮二千之卒割據江南席卷交廣開拓供其基欲祚之萬世至孤未德嗣守成緒不能懷集黎元多為各闕以違天度闇昧之變反謂之祥致使南蠻逆亂征討未克聞晉大衆遠來臨江庶竭勞瘁衆皆摧退而張悌不反喪軍過半孤甚愧悵于今無聊得陶濬表云武昌以西並復不守不守者非糧不足非城不固兵將皆戰耳兵之背戰豈怨兵邪孤之罪也天文懸變於上士民憤歎於下觀此事勢危如累卵吳祚終訖何其局哉天匪亡吳孤所招也願日黃壤當復何顏見四帝乎公其勗勉奇謨飛筆以聞皓又遣羣臣書曰孤以不德忝繼先軌處位歷年政教凶勃遂令百姓久困塗炭至使一朝歸命有道社稷傾覆宗廟無主輒愧山積沒有餘罪自惟空薄過偷尊號才質穢任重王公故周易有折鼎之誠詩人有彼己之譏自居宮室仍抱篤疾計有不足思慮失中多荒替邊側小人因生酷虐虐毒橫流忠順被害闇昧不覺見錄

其壘蔽孤負諸君事已難圖覆水不可收也今大晉平治四海勞心務於擢賢誠是英俊展節之秋也管仲極讎桓公用之良平去楚入為漢臣合亂就理非不忠也莫以移朝改壬朔用損厥志嘉嘉助休尚愛敬動靜夫復何言投筆而巳

申王濬最先到於是受皓之降解縛焚擯延請

相見

晉陽秋曰濬收其圖籍領州四郡四十二縣三百一十三戶五十二萬二千吏三萬二千兵二十二萬男女

口二百三十萬米穀二百八十萬斛舟船五千餘艘後宮五千餘人 由以皓致印綬於己

遣使送皓皓舉家西遷以太康元年五月丁亥

集于京邑四月甲申詔曰孫皓窮迫歸降前詔

待之以不死今皓垂至至意猶愍之其賜號為歸

命侯進給衣服車乘田三十頃歲給穀五千斛

錢五十萬絹五百匹絲五百斤皓太子瑾拜中

吳三卷

十七

郎諸子為王者拜郎中

搜神記曰吳以草創之國信不堅固邊屯守將皆質其妻

子名曰保質童子少年以類相與嬉游者日有十數永安二年三月有一異兒長四尺餘年可六七歲衣青衣來從羣兒

戲諸兒莫之識也皆問曰爾誰家小兒今日忽來答曰見爾羣戲樂故來耳詳而視之眼有光芒滸滸外射諸兒畏之重

問其故兒乃答曰爾惡我乎我非人乃熒惑星也將有以告爾三公鉏司馬如諸兒大驚或走告大人大人馳往觀之兒

曰舍爾去乎竦身而躍即以化矣仰而視之若引一匹練以登天大人來者猶及見焉飄飄漸高有頃而沒時吳政峻急

莫敢宣也後五年而蜀亡六年而晉興至是而吳滅司馬如矣 于寶晉紀曰王濬治船於蜀吳彥取其流棹以呈孫皓

曰晉必有攻吳之計宜增建平兵建平不下終不敢渡江皓弗從陸抗之克步聞皓意張大乃使尚廣筮并天下遇同人

之願對曰吉庚子歲青蓋當入洛陽故皓不脩其政而恒有窺上國之志是歲也實在庚子

五年皓死于洛陽

吳錄曰皓以四年十二月死時年四十二葬并南縣界

評曰孫亮童孺而無賢輔其替位不終必然之

勢也休以舊愛宿恩任用興布不能拔進良才
改紘易張雖志善好學何益救亂乎又使既廢
之亮不得其死友于之義薄矣皓之淫刑所濫
隕斃流黜者蓋不可勝數是以羣下人人惴恐
皆日日以異朝不謀夕其熒惑巫祝交致祥瑞
以為至急昔舜禹躬稼至聖之德猶或矢誓衆
臣予違女弼或拜昌言常若不及況皓凶頑肆
行殘暴忠諫者誅讒諛者進虐用其民窮淫極
侈宜覆首分離以謝百姓既蒙不死之詔復加
歸命之寵豈非曠蕩之恩過厚之澤也哉

孫盛曰夫

吳志三

廿八

古之立君所以司牧羣黎故必仰協乾坤覆壽萬物若乃淫
虐是縱酷被羣生則天殛之勅絕其祚奪其南面之尊加其
獨夫之戮是故湯武抗鉞不犯不順之戮漢高奮劍而無失
節之議何者誠四海之酷讎而人神之所擯故也況皓罪為
通寇虐過辛癸梟首素旗猶不足以謝寃魂跨室荐社未足
以紀暴迹而乃優以顯命寵錫仍加豈龍興行天罰伐罪弔民
之義乎是以知僭逆之不懲而凶酷之莫戒詩云取彼譖
人投畀豺虎聊譖猶然矧譖虐乎且神旗電掃兵臨偽密理
窮勢迫然後請命不赦之罪既彰三驅之義又塞極之權道
亦無取焉

陸機著辨亡論言吳之所以亡其上篇曰昔漢
氏失御姦臣竊命禍基京畿毒編宇內皇綱弛紊王室遂卑
於是羣雄蜂駭義兵四合吳武烈皇帝慷慨下國電發荆南
權略紛紜忠勇伯世威稜則夷羿震蕩兵交則醜虜授馘遂
掃清宗祊蒸裡皇祖於時雲興之將帶州騰起之師跨邑哮
關之羣風驅能罷之族霧集雖兵以義合同盟勳力然皆包
藏禍心阻兵怙亂或師無謀律喪威於寇忠規武節未有若
此其著者也武烈既沒長沙桓王逸才命世弱冠冠秀發招摯
遺老與之述業神兵東驅奮實犯衆攻無堅城之將戰無交
鋒之虜誅叛柔服而江外底定飾法脩師而威德翕赫賓禮
名賢而張昭為之雄交御豪俊而周瑜為之傑彼二君子皆

孫皓

弘敏而多奇雅達而聰哲故同方者以類附等契者以氣集而江東蓋多士矣將北伐諸華誅鉏干紀旋皇輿於夷庚反帝座于紫闥挾天子以令諸侯清天步而歸舊物戎車既次羣凶側目大業未就中世而隕用集我大皇帝以奇蹤龍表於逸軌睿心發乎令圖從政咨於故實播憲稽乎遺風而加之命交于塗巷故豪彥尋聲而響簪志士希光而影鷲異人輻湊猛士如林於是張昭為師傅周瑜陸公魯肅呂蒙之疇入為腹心出作股肱甘寧凌統程普黃權朱桓朱然之徒奮其威韓當潘璋黃蓋蔣欽周泰之屬蜀宣其力風雅則諸葛瑾張永步騭以聲名光國政事則顧雍潘濬呂範呂岱以器任幹職奇偉則虞翻陸績張溫張惲以諷議舉正奉使則趙咨沈珩以敏達延譽術數則吳範趙達以機祥協德董襲陳武殺身以衛主駱統劉基疆諫以補過謀無遺筭舉不失策故遂割據山川跨制荆吳而與天下爭衡矣魏氏嘗藉戰勝之威率百萬之師浮鄧塞之舟下漢陰之衆羽楫萬計龍躍順流銳騎千旅虎步原隰謀臣盈室武將連衡喟然有吞江許之志一宇宙之氣而周瑜驅我偏師黜之赤壁喪旗亂轍僅而獲免收迹遠道漢王亦馮帝王之號率巴漢之民乘危騁變結壘千里志報關羽之敗圖收湘西之地而我陸公亦挫之西陵

吳志三

廿九

覆師敗績困而後濟絕命永安續以濡須之寇臨川摧銳蓬籠之戰子輪不反由是二邦之將喪氣挫鋒勢鈎財匱而吳竟然坐乘其弊故魏人請好漢氏乞盟遂躋天號鼎峙而立西屠庸蜀之郊北裂淮漢之浹東苞百越之地南括羣蠻之表於是講八代之禮蒐三王之樂告類上拱揖羣后虎臣毅卒循江而守長戟勁鏃望颺而奮庶尹盡規於上四民展業于下化協殊裔風衍遐圻乃俾一介行人撫巡外域巨象逸駿擾於外閑明珠瑋寶輝於內府珍瑰重跡而至奇玩應響而赴輻軒騁於南荒衝輞輞息於朔野齊民免干戈之患戎馬無晨服之虞而帝業固矣大皇既歿幼主莅朝茲回肆虐景皇聿興度脩遺憲政無大闕守文之良主也降及歸命之初典刑未滅故老猶存大司馬陸公以文武熙朝左丞相陸凱以謇諤盡規而施績范慎以威重顯丁奉鍾離斐以武毅稱孟宗丁固之徒為公卿樓玄賀劭之屬掌機事元首雖病股肱猶良爰及末葉羣公既喪然後黔首有瓦解之志皇家有土崩之釁歷命應化而微王師躡運而發卒散於陣民奔于邑城池無藩籬之固山川無溝阜之勢非有工輸雲梯之械智伯灌激之害楚子築室之圍燕人濟西之隊軍未浹辰而社稷夷矣雖忠臣孤憤烈士死節將奚救哉夫曹劉之將非一世之選向時之師無曩日之衆戰守之道抑有前符險阻

魏略

之利俄然未改而成敗貿理古今詭趣何哉彼此之化殊授
任之才異也其下篇曰昔三方之王也魏人據中夏漢氏有
岷益吳制荆揚而有交廣曹氏雖功濟諸華虐亦深矣其民
怨劉翁因險節智功已薄矣其俗陋夫吳桓王基之以武太
祖成之以德聰明睿達懿度深遠矣其求賢如不及恤民如
稚子接士盡盛德之容親仁罄丹府之愛拔呂蒙於戎行識
潘濬於條虜推誠信士不恤人之我欺量能受器不患權之
我逼執鞭勒躬以重陸公之威悉委武備以濟周瑜之師卑
宮菲食以豐功臣之賞披懷虛已以納謨士之筭故魯肅一
面而自託士燮蒙險而效命高張公之德而省游田之娛賢
諸葛之言而割情欲之歡感陸公之規而除刑政之煩奇劉
基之議而作三爵之誓屏氣跼蹐以伺子明之疾分滋損甘
以育凌統之孤登壇慷慨歸魯肅之功削投惡言信子瑜之
節是以忠臣競盡其謀志士咸得肆力洪規遠略固不厭夫
區區者也故百官苟合庶務未遑初都建業羣臣請備禮秩
天子辭而不許曰天下其謂朕何宮室輿服蓋慊如也爰及
中葉天人之分既定百度之缺粗精雖醴化懿綱未齒乎上
代抑其體國經民之具亦足以為政矣地方幾萬里帶甲將
百萬其野沃其民練其財豐其器利東負滄海西阻險塞長
江制其區宇峻山帶其封域國家之利未巨有弘於茲者矣

吳志三已

世

借使中才守之以道善人御之有術躬率遺憲勤民謹政循
定策守常險則可以長世永年未有危亡之患或曰吳蜀唇
齒之國蜀滅則吳亡理則然矣夫蜀蓋藩援之與國而非吳
人之存亡也何則其郊境之接重山積險陸無長轂之徑川
阨流迅水有驚波之艱雖有銳師百萬啓行不過千夫舳舻
千里前驅不過百艦故劉氏之伐陸公喻之長蛇其勢然也
昔蜀之初二朝臣異謀或欲積石以險其流或欲機械以御
其變天子總羣議而諮之大司馬陸公陸公以四瀆天地之
所以節宣其氣固無可遏之理而機械則彼我之所共被若
棄長伎以就所屈即荆揚而爭舟楫之用是天贊我也將謹
守峽口以待禽耳逮步闡之亂憑保城以延疆寇重資幣以
誘羣蠻于時大邦之眾雲翔電發懸旌江介築壘導渚襟
帶要害以止吳人之西而已漢舟師以江東下陸公以偏師
三萬北據東坑深溝高壘案甲養威反虜蹤跡待戮而不敢
北闕生路疆寇敗績宵遁喪師大半分命銳師五千西禦水
軍東西同捷獻俘萬計信哉賢人之謀豈欺我哉自是烽燧
罕警言封域寡虞陸公沒而潛謀非吳豐深而六師駭夫太康
之役眾未盛乎曩日之師廣州之亂禍有愈乎向時之難而
邦家顛覆宗廟為墟嗚呼人之云亡邦國殄悴不其然與易
曰湯武革命順乎天玄曰亂不極則治不形言帝王之因天

孫皓

時也。古人有言曰：天時不如地利，易曰：王侯設險以守其國。言為國之恃險也。又曰：地利不如人和，在德不在險。言守險之由人也。吳之興也，參而由焉。孫卿所謂合其參者也。及其亡也，恃險而已。又孫卿所謂舍其參者也。夫四州之氓非無也。先政之業易循也。功不興而禍遘者，何哉？所以用之者失也。故先王達經國之長規，審存亡之至數，恭己以安百姓，躬惠以致人和，寬沖以誘俊乂之謀，慈和以結士民之愛，是以其安也。則黎元與之同慶，及其危也，則兆庶與之共患。安與衆同慶，則其危不可得也。危與下共患，則其難不足卹也。夫然，故能保其社稷而固其土宇，變秀無悲，躬之思忝離無愆，周之感矣。

三嗣主傳第三

吳書

國志四十八

劉繇太史慈士燮傳第四 吳書 國志四十九

劉繇傳

劉繇字正禮東萊牟平人也齊孝王少子封牟平侯子孫家焉繇伯父寵為漢太尉

續漢書曰繇祖父本師受

經傳傳李羣書號為通儒舉賢良方正為服長卒官寵字祖榮受父業以經明行脩舉孝廉光祿大夫察四行除東平陵令視事數年以母病棄官百姓士民攀輿拒輪充塞道路車不得前乃止亭輕服潛遁歸脩供養後辟大將軍府稍遷會稽太守正身率下郡中大治樹入為將作大匠山陰縣民去治數十里有若邪中在山谷間五六老翁年皆七八十聞寵遷相率共送寵入齎百錢寵見勞來曰父老何乃自若遠來皆對曰山谷鄙老生未嘗到郡縣他時吏發求不去民間或夜不絕狗吠竟夕民不得安自明府下車以來狗不夜吠吏稀至民間年老遺直聖化今聞當見棄去故勸力來送寵謝之為選受一大錢故會稽號寵為取一錢太守其清如是寵前後歷二郡八邑九列四登三事家不藏賄无重寶器怕菲飲食

薄衣毀敝車羸馬號為糞陋三去相立輒歸本土往來京師常下道脫駟過人莫知其為寵嘗欲止亭亭吏止之曰整頓傳舍以待劉公不可得止寵因過去繇兄岱字公山歷位其廉公皆此類也以共病卒于家

侍中兗州刺史

續漢書曰繇父與一名方山陽太守岱

以虛已 繇十九從父避為賊所劫質繇篡取以歸

由是顯名舉孝廉為郎中除下邑長時郡守以

貴戚託之遂棄官去州辟部濟南濟南相中常

侍子貪穢不循繇奏免之平原陶丘洪薦繇欲

令舉茂才刺史曰前年舉公山柰何復舉正禮

乎洪曰若明使君用公山於前擢正禮於後所

謂御一龍於長塗騁騏驥於千里不亦可乎會

後至者五千餘人戶每浴佛多設酒飯布席於路經數十里民人來觀及就食且萬人費以巨億計曹公攻陶謙徐土搔動融將男女萬口馬三千匹走廣陵廣陵太守趙昱待以賓禮先是彭城相薛禮為陶謙所逼屯秣陵融利廣陵之衆因酒酣殺昱放兵大略因載而去過殺禮然後殺皓後策西伐江夏還過豫章收載繇喪善遇其家王朗遺策書曰劉正禮昔初臨州未能自達實賴尊門為之先後用能濟江成治有所處定踐境之禮感分結意情在終始後以表氏

吳志四已

三

之嫌稍更乖刺更以同盟還為讎敵原其本心實非所樂康寧之後常願渝平更成復踐宿好一爾分離款意不昭奄然殂隕可為傷恨知敦以厲薄德以報怨收骨育孤哀亡愍存捐既往之猜保六尺之託誠深恩重分美名厚實也昔魯人雖有齊怨不廢喪紀春秋善之謂之得禮誠良史之所宜藉鄉校之所歎聞正禮元子致有志操想必有以殊異威盛刑行施之以恩不亦優哉繇長子基字敬輿年十四居繇喪盡禮故吏餽餉皆無所受

吳書曰基遭多難艱丁困苦嘗處味道不以爲戚與羣弟居常所

早起妻妾希見其面諸弟敬憚事之猶父不妄交游門無雜賓

次妾合美好孫權愛敬

之權為驃騎將軍辟東曹掾拜輔義校尉建忠中郎權為吳王遷基大農權嘗宴飲騎都尉虞翻醉酒犯忤權欲殺之威怒甚盛由基諫爭翻以得免權大暑時嘗於船中宴飲於船樓上值雷雨權以蓋自覆又命覆基餘人不得也其見待如此徙郎中令權稱尊號改為光祿勳分平尚書事年四十九卒後權為子霸納基女賜第一區四時寵賜與全張比基二弟鑠尚皆騎都尉

○太史慈傳

吳志四已

四

太史慈字子義東萊黃人也少好學仕郡奏曹史會郡與州有隙曲直未分以先聞者為善時州章已去郡守恐後之求可使者慈年二十一以選行晨夜取道到洛陽詣公車門見州吏始欲求通慈問曰君欲通章邪吏曰然問章安在曰車上慈曰章題署得無誤邪取來視之吏殊不知其東萊人也因為取章慈已先懷刀便截敗之吏踴躍大呼言人壞我章慈將至車間與語曰向使君不以章相與吾亦無因得敗之是為吉凶禍福等耳吾不獨受此罪豈若默然俱

出去可以存易亡無事俱就刑辟吏言君為郡
敗吾章已得如意欲復亡為慈荅曰初受郡遣
但來視章通與未耳吾用意太過乃相敗章今
還亦恐以此見譴怒故俱欲去爾吏然慈言即
日俱去慈既與出城因遁還通郡章州家聞之
更遣吏有章有司以格章之故不復見理州受
其短由是知名而為州家所疾恐受其禍乃避
之遼東北海相孔融聞而竒之數遣人訊問其
母并致餉遺時融以黃巾寇暴出屯都昌為賊
管亥所圍慈從遼東還母謂慈曰汝與孔北海

未嘗相見至汝行後贍恤躬勤過於故舊今為
賊所圍汝宜赴之慈留三日單步徑至都昌時
圍尚未密夜伺間隙得入見融因求兵出斫賊
融不聽欲待外救外救未有至者而圍日偏融
欲告急平原相劉備城中人無由得出慈自請
求行融曰今賊圍甚密衆人皆言不可卿意雖
壯無乃實難乎慈對曰昔府君傾意於老母老
母感遇遣慈赴府君之急固以慈有可取而來
必有益也今衆人言不可慈亦言不可豈府君
愛顧之義老母遣慈之意邪事已急矣願府君

無疑融乃然之於是嚴行蓐食須明便帶韃攝
弓上馬將兩騎自隨各作一的持之開門直出
外圍下左右人並驚駭兵馬互出慈引馬至城
下塹內植所持的各一出射之射之畢徑入門
明晨復如此圍下人或起或卧慈復植的射之
畢復入門明晨復出如此無復起者於是下鞭
馬直突圍中馳去比賊覺知慈行已過又射殺
數人皆應弦而倒故無敢追者遂到平原說備
曰慈東萊之鄙人也與孔北海親非骨肉比非
鄉黨特以名志相好有分災共患之義今管亥

日天志心四

大

暴亂北海被圍孤窮無援危在旦夕以君有仁
義之名能救人之急故北海區區延頸恃仰使
慈冒白刃突重圍從萬死之中自託於君惟君
所以存之備歛容荅曰孔北海知世間有劉備
邪即遣精兵三千人隨慈賊聞兵至解圍散走
融既得濟益竒貴慈曰卿吾之少友也事畢還
啓其母母曰我喜汝有以報孔北海也揚州刺
史劉繇與慈同郡慈自遼東還未與相見暫渡
江到曲阿見繇未去會孫策至或勸繇可以慈
為大將軍繇曰我若用子義許子將不當笑我

邪但使慈偵視輕重時獨與一騎卒遇策策從
騎十二皆韓當宋謙黃蓋輩也慈便前鬪正與
策對策刺慈馬而墜得慈項上手戟慈亦得策
兜鍪會兩家兵騎並各來赴於是解散慈當與
繇俱奔豫章而遁於蕪湖云入山中稱丹楊太
守是時策已平定宣城以東惟涇以西六縣未
服慈因進住涇縣立屯府大為山越所附策躬
自攻討遂見囚執策即解縛捉其手曰寧識神
亭時邪若卿爾時得我云何慈曰未可量也策
大笑曰今日之事當與卿共之

吳志四

七

吳歷云慈於神亭戰敗為策所執策素聞

其名即解縛請見咨聞進取之術慈答曰破軍之將不足與
論事策曰昔韓信定計於廣武今策決疑於仁者君向辭焉
慈曰州軍新破士卒離心若儻分散難復合聚欲出宜思安
集恐不合尊意策長跪答曰誠本心所望也明日中望君來
還諸將皆疑策曰太史子義青州名士以信義為先終不欺
策明日大請諸將豫設酒食立竿視影日中而慈至策大悅
常與參論諸軍事 曰松之策吳歷云慈於神亭戰敗為策所
得與本傳大異疑為謬誤 江表傳曰策謂慈曰聞卿昔為
太守劫州章赴文舉詣玄德皆有列義天下智士也但所託
未得其人耳射鈎斬祛古人不嫌孤是卿知己勿憂不如意
也出教曰龍欲騰 即署門下督還吳授兵拜折衝
勳先階尺木者也

中郎將後劉繇亡於豫章士眾萬餘人未有所

附策命慈往撫安焉

江表傳曰策謂慈曰劉牧往責吾為袁氏攻廬江其意頗悞理慈不

足何者先君手下兵數千餘人盡在公路許孤志在立事不
得不屈意於公路求索故兵再往纔得千餘人耳仍令孤攻
廬江爾時事勢不得不為行但其後不遵臣節自棄作邪借
事諫之不從丈夫義交苟有大故不得不離孤交求公路及

絕之本末如此今劉繇喪亡恨不及其生時與共論辯今兒子在豫章不知華子魚待遇何如其故部曲後依隨之否卿則州人昔又從事寧能往視其兒子並宜孤意於其部曲部曲樂來者便與俱來不樂來者且安慰之并觀察子魚所以牧禦方規何似視廬陵鄱陽人民親附之否卿手下兵宜將多少自由意慈對曰慈有不赦之罪將軍量同桓文待遇過望古人報生以死期於盡節沒而後已今並息兵左右皆曰慈必兵不宜多將數十人自足以往還也

北去不還策曰子義捨我當復與誰餞送昌門把腕別曰何時能還荅曰不過六十日果如期

而反江表傳曰策初遣慈也議者紛紜謂慈未可信或云與華子魚州里恐留後為籌策或疑慈西託黃祖假路還

北多言遣之非計策曰諸君語皆非也孤斷之詳矣太史子義雖氣勇有膽烈然非縱橫之人其心有士謨志經道義貴重然諾一以意許知已死不相負諸君勿復憂也慈從豫章還議者乃始服慈見策曰華子魚良德也然非籌略才無他方規自守而已又丹楊僮芝自擅廬陵詐言被詔書為太守鄱陽民帥別立宗部阻兵守界不受子魚所遣長吏言我

吳志四

八

以別立郡須漢遣真太守來當迎之耳子魚不但不能詣廬陵鄱陽近自海昏有上繚壁有五六千家相結聚作宗伍惟輸租布於郡耳發召一人遂不可得子魚亦覩視之而已策拊掌大笑仍有兼并之志矣頃之遂定豫章劉表

從子磐驍勇數為寇於艾西安諸縣策於是分

海昏建昌左右六縣以慈為建昌都尉治海昏

并督諸將拒磐磐絕跡不復為寇慈長七尺七

寸美鬚髯舞後臂善射弦不虛發嘗從策討麻保

賊賊於屯裏緣樓上行詈以手持樓焚慈引弓

射之矢貫手著焚圍外萬人莫不稱善其妙如

此曹公聞其名遣慈書以篋封之發省無所道

而但貯當歸孫權統事以慈能制磐遂委南方

之事年四十一建安十一年卒

吳書曰慈臨二數息曰丈夫生世當

帶七尺之劍以升天子之階今所志未從奈何而死乎權甚悼惜之

子享官至越騎校尉

吳書曰享字元復歷尚書吳郡太守

○士燮傳

士燮字威彥蒼梧廣信人也其先本魯國汶陽人至王莽之亂避地交州六世至燮父賜桓帝時為日南太守燮少游學京師事潁川劉子奇治左氏春秋察孝廉補尚書郎公事免官父賜喪闋後舉茂才除巫令遷交阯太守弟壹初為郡督郵刺史丁宮徵還京都壹侍送勤恪宮感

吳志四

九

之臨別謂曰刺史若待罪三事當相辟也後宮

為司徒辟壹比至宮已免黃琬代為司徒甚禮

遇壹董卓作亂壹亡歸鄉里

吳書曰琬與卓相害而壹盡心於琬甚有聲稱

卓惡之乃署教曰司徒掾士壹不得除用故歷年不遷會卓入關壹乃亡歸

交州刺史朱符

為夷賊所殺州郡擾亂燮乃表壹領合浦太守

次弟徐聞令薊領九真太守

薊音于鄙反見字林

薊弟武領

南海太守燮體器寬厚謙虛下士中國士人往

依避難者以百數耽玩春秋為之注解陳國表

徽與尚書令荀彧書曰交阯士府君既學問優

博又達於從政處大亂之中保全一郡二十餘

年疆場無事民不失業羈旅之徒皆蒙其慶雖
竇融保河西曷以加之官事小閑輒玩習書傳
春秋左氏傳尤簡練精微吾數以咨問傳中諸
疑皆有師說意思甚密又尚書兼通古今大義
詳備聞京師古今之學是非忿爭今欲條左氏
尚書長義上之其見稱如此燮兄弟並為列郡
雄長一州偏在萬里威尊無上出入鳴鍾磬備
具威儀笳簫鼓吹車騎滿道胡人夾轂焚燒香
者常有數十妻妾乘輜駟子弟從兵騎當時貴
重震服百蠻尉他不足踰也

葛洪神仙傳曰燮嘗病死已三日仙人董奉以

吳志四

十

一丸藥與服以水含之捧其頭搖指之食頃即開目動手顏也漸復半日能起坐四日復能語遂復常奉字昌異侯官人也武先病沒朱符死後漢遣張津為交州刺史

津後又為其將區景所殺而荊州牧劉表遣零陵賴恭代津是時蒼梧太守史璜死表又遣吳巨代之與恭俱至漢聞張津死賜燮璽書曰交州絕域南帶江海上恩不宣下義壅隔知逆賊劉表又遣賴恭闕看南土今以燮為綏南中郎將董督七郡領交趾太守如故後燮遣吏張旻奉貢詣京都是時天下喪亂道路斷絕而燮不廢貢職特復下詔拜安遠將軍封龍度亭侯後

巨與恭相失舉兵逐恭恭走還零陵建安十五年孫權遣步騭為交州刺史騭到燮率兄弟奉承節度而吳巨懷異心騭斬之權加燮為左將軍建安末年燮遣子奩入質權以為武昌太守燮壹諸子在南者皆拜中郎將燮又誘導益州豪姓雍闓等率郡人民使遙東附權益嘉之遷衛將軍封龍編侯第壹偏將軍都鄉侯燮每遣使詣權致雜香細葛輒以千數明珠大貝流離翡翠璫瑁犀象之珍奇物異果蕉邪龍眼之屬無歲不至壹時貢馬凡數百匹權輒為書厚加

寵賜以答慰之燮在郡四十餘歲黃武五年年九十卒權以交趾縣遠乃分合浦以北為廣州呂岱為刺史交趾以南為交州戴良為刺史又遣陳時代燮為交趾太守岱留南海良與時俱前行到合浦而燮子徽自署交趾太守發宗兵拒良良留合浦交趾桓鄰燮與吏也叩頭諫徽使迎良徽怒笞殺鄰鄰兄治子發又合宗兵擊徽徽閉門城守治等攻之數月不能下乃約和親各罷兵還而呂岱被詔誅徽自廣州將兵晝夜馳入過合浦與良俱前壹子中郎將匡與岱

有舊代畧置師友從事先移書交吐告喻禍福
又遣匡見徽說令服罪雖失郡守保無他憂岱
尋匡後至徽兄祗弟幹頌等六人肉袒奉迎岱
謝令復服前至郡下明旦早施帳幔請徽兄弟
以次入賓客滿坐岱起擁節讀詔書數徽罪過
左右因反縛以出即皆伏誅傳首詣武昌

孫成曰夫柔遠

能爾莫善於信保大定功莫善於義故齊桓創其德彰於柯
命岱因滅之以要功利君子是以知孫權之不能遠略而口
氏之祚不延者也

壹黼匡後出權原其罪及燮質子厥皆
免為庶人數歲壹黼坐法誅瘖病卒無子妻寡
居詔在所月給俸米賜錢四十萬

評曰劉繇藻厲名行好尚臧否至於擾攘之時
據萬里之士非其長也太史慈信義篤烈有古
人之分士燮作守南越優游終世至子不慎自
貽凶咎蓋庸才玩富貴而恃阻險使之然也

劉繇太史慈士燮傳第四

吳書

國志四十九

妃嬪傳第五

吳書

國志五十

○孫破虜吳夫人傳

孫破虜吳夫人，吳主權母也。本吳人，徙錢唐。早失父母，與弟景居。孫堅聞其才貌，欲娶之。吳氏親戚嫌堅輕狡，將拒焉。堅甚以慙恨。夫人謂親戚曰：「何愛一女以取禍乎？如有不遇命也。」於是遂許為婚，生四男一女。搜神記曰：初夫人孕而夢月入其懷，既而生策及權。在孕又夢日入其懷，以告堅曰：昔姪策夢月入我懷，今也。又夢日入我懷，何也？堅曰：日月者陰陽之精，極貴之象。吾子孫其興乎？」

景常隨堅征伐，有功，拜騎都尉。表術上，景領丹楊太守，討故太守周昕，遂據其郡。孫策與孫河

列志五

呂範依景，合眾共討涇縣山賊祖郎。郎敗走，會景為劉繇所迫，復北依術。術以為督軍中郎將，與孫賁共討樊能于麋於橫江，又擊笮融、薛禮於秣陵。時策被創牛渚，降賊復反，景攻討盡禽之。從討劉繇，繇奔豫章。策遣景賁到壽春，報術術方與劉備爭徐州。以景為廣陵太守，術後僭號策，以書喻術，術不納，便絕江津，不與通。使人告景，景即委郡東歸。策復以景為丹陽太守，漢遣議郎王誦音普銜命南行，表景為揚武將軍，領郡如故。及權少年統業，夫人助治軍國，甚有補

吳夫人

益

會稽典錄曰策功曹魏騰以逆意見譴將殺之士大夫憂

恐計無所出夫人乃倚大井而謂策曰汝新造江南其事未集方當優賢禮士捨過錄功魏功曹在公盡規汝今日殺之則明日人皆叛汝吾不忍見禍之及當先投此井中耳策

大驚遽釋騰夫人智畧權譎類皆如此

建安七年臨薨引見張昭等屬

以後事合葬高陵

志林曰案會稽貢舉簿建安十二年到十三年闕無舉者云府君遭憂此

則吳后以十二年薨也八年九年皆有貢舉斯甚分明

八年景卒官子奮授兵

為將封新亭侯卒

吳主曰權征荊州拜奮吳郡都督以鎮東方

子安嗣安

坐黨魯王霸死奮弟祺

吳書曰祺與張溫顧譚友善權令關平辭訟事

封都

亭侯卒子纂嗣纂妻即滕胤女也胤被誅并遇害

吳主權謝夫人傳

吳主權謝夫人會稽山陰人也父斐漢尚書郎

吳志五

二

徐令

斐子承撰後漢書稱斐幼以仁孝為行明達有令才權斐弟貞履蹈法度篤學尚義舉孝廉建昌長卒官

母吳為權聘以為妃愛幸有寵後權納姑孫徐

氏欲令謝下之謝不肯由是失志早卒後十餘

年弟承拜五官郎中稍遷長沙東部都尉武陵

太守撰後漢書百餘卷

會稽典錄曰承字偉平博學洽聞嘗所知見終身不忘子

崇揚威將軍宗弟勗吳郡太守並知名

吳主權徐夫人傳

吳主權徐夫人吳郡富春人也祖父真與權父

堅相親堅以妹妻真生琨琨少仕州郡漢末擾

亂去吏隨堅征伐有功拜偏將軍堅薨隨孫策

討樊能于麋等於橫江擊張英於當利口而船少欲駐軍更求琨母時在軍中謂琨曰恐州家多發水軍來逆人則不利矣如何可駐邪宜伐蘆葦以爲泚佐船渡軍泚音敷郭璞注方言曰泚水中渾也琨具啓策策即行之衆悉俱濟遂破英擊走笮融劉繇事業克定策表琨領丹楊太守會吳景委廣陵來東復爲丹楊守江表傳曰初表術遣從弟胤爲丹楊策令琨討而代之會景還以景前在仕丹楊寬仁得衆吏民所思而琨不下兵多策嫌其太重且方攻伐宜得琨衆乃復用景乃召琨還吳琨以督軍中郎將領兵從破廬江太守李術封廣德侯遷平虜將軍後從討黃祖中流矢卒琨生夫人初

吳志五

三

適同郡陸尚尚卒權爲討虜將軍在吳聘以爲妃使母養子登後權遷移以夫人妬忌廢處吳積十餘年權爲吳王及即尊號登爲太子羣臣請立夫人爲后權意在步氏卒不許後以疾卒兄矯嗣父琨侯討平山越拜偏將軍先夫人卒無子弟祚襲封亦以戰功至于蕪湖督平魏將軍

○吳主權步夫人傳

吳主權步夫人臨淮淮陰人也與丞相騭同族漢末其母攜將徙廬江廬江爲孫策所破皆東渡江以美麗得幸於權寵冠後庭生二女長曰

孫夫人 走夫人

魯班字大虎前配周瑜子循後配全琮少曰魯

育字小虎前配朱據後配劉纂吳曆曰纂系先尚權中女早卒故又以小虎

為繼室夫人性不妬忌多所推進故久見愛待權

為王及帝意欲以為后而羣臣議在徐氏權依

違者十餘年然宮內皆稱皇后親戚上疏稱中

宮及薨臣下緣權指請追正名號乃贈印綬策

命曰惟赤烏元年閏月戊子皇帝曰嗚呼皇后

惟后佐命共承天地虔恭夙夜與朕均勞內教

脩整禮義不愆寬容慈惠有淑懿之德民臣縣

望遠近歸心朕以世難未夷大統未一緣后雅

志每懷謙損是以于時未授名號亦必謂后降

年有永永與朕躬對揚天休不寤奄忽大命近

止朕恨本意不早昭顯傷后殂逝不終天祿愍

悼之至痛于厥心今使使持節丞相醴陵亭侯

雍奉策授號配食先后魂而有靈嘉其寵榮嗚

呼哀哉葬於蔣陵

○吳主權王夫人傳

吳主權王夫人琅邪人也吳書曰夫人父名盧九夫人以選

入宮黃武中得幸生孫和寵次步氏步氏薨後

和立為太子權將立夫人為后而全公主素憎

步夫人

夫人稍稍譖毀及權寢疾言有喜色由是權深責怒以憂死和子皓立追尊夫人曰大懿皇后封三弟皆列侯

○吳主權王夫人傳

吳主權王夫人南陽人也以選入宮嘉禾中得幸生孫休及和為太子和母貴重諸姐有寵者皆出居外夫人出公安卒因葬焉休即位遣使追尊曰敬懷皇后改葬敬陵王氏無後封同母弟文雍為亭侯

○吳主權潘夫人傳

夫示五卷

五

吳主權潘夫人會稽句章人也父為吏坐法死夫人與姊俱輸織室權見而異之召充後宮得幸有娠夢有似龍頭授己者已以蔽膝受之遂生孫亮赤烏十三年亮立為太子請出嫁夫人之姊權聽許之明年立夫人為皇后性險妬容媚自始至卒譖害袁夫人等甚眾

吳錄曰袁夫人者袁術女也

節行而無子權數以諸姐子與養之輒不育及權不豫夫

人使問中書令孫弘呂后專制故事侍疾疲勞因以羸疾諸宮人伺其昏卧共縊殺之託言中惡後事泄坐死者六七人權尋薨合葬將陵孫

王夫人 潘夫人

亮即位以夫人姊婿譚紹為騎都尉授兵亮廢紹與家屬送本郡廬陵

○孫亮全夫人傳

孫亮全夫人全尚女也尚從祖母公主愛之母進見輒與俱及潘夫人母子有寵全主自以與孫和母有隙乃勸權為潘氏男亮納夫人亮遂為嗣夫人立為皇后以尚為城門校尉封都亭侯代滕胤為太常衛將軍進封永平侯錄尚書事時全氏侯有五人並典兵馬其餘為侍郎騎都尉宿衛左右自吳興外戚貴盛莫及及魏大

吳志卷之五

六

將諸葛誕以壽春來附而全懌全端全煒全儀等並因此際降魏全熙謀泄見殺由是諸全衰弱會孫綝廢亮為會稽王後又黜為侯官侯夫人隨之國居侯官尚將家屬徙零陵追見殺吳錄

曰亮妻惠解有容色居侯官吳平乃歸永寧中卒

○孫休朱夫人傳

孫休朱夫人朱據女休姊公主所生也臣松之以為休妻其

甥事同漢惠荀悅譏之已當故不復廣言

赤烏末權為休納以為妃休為

琅邪王隨居丹楊建興中孫峻專政公族皆患之全尚妻即峻姊故惟全主祐焉初孫和為太

全夫人 朱夫人

子時全主譖害王夫人欲廢太子立魯王朱主不聽由是有隙五儀中孫儀謀殺峻事覺被誅全主因言朱主與儀同謀峻柱殺朱主休懼遣夫人還建業執手泣別既至峻遣還休太平中孫亮知朱主為全主所害問朱主死意全主懼曰我實不知皆據二子熊損所白亮殺熊損損妻是峻妹也孫綝益忌亮遂廢亮立休永安五年立夫人為皇后休卒羣臣尊夫人為皇太后孫皓即位月餘貶為景皇后稱安定宮甘露元年七月見逼薨合葬於定陵

搜神記曰孫峻殺朱主埋於石子岡歸命即位將欲

吳志

七

改葬之家墓相亞不可識別而宮人頗識主亡時所者衣服乃使兩巫各住一處以伺其靈使察鑿之不得相近久時二人俱一白見一女人年可三十餘上著青錦束頭紫白袿裳丹綈絲履從石子岡而以手抑膝長太息卜侯須吏進一家上便住徘徊良久奄然不見二人之言不謀而同於是開冢衣服焚之

孫和何姬傳

孫和何姬丹陽句容人也父遂本騎士孫權嘗游幸諸營而姬觀於道中權望見異之命宦者召入以賜子和生男權喜名之曰彭祖即皓也太子和既廢後為南陽王居長沙孫亮即位孫峻輔政峻素媚事全主全主與和母有隙遂勸峻徙和居新都遣使賜死嫡妃張氏亦自殺何

姬曰若皆從死誰當養孤遂拊育皓及其三弟

皓即位尊和為昭獻皇帝吳錄曰皓初尊和為昭獻皇帝俄改曰文白皇帝何

姬為昭獻皇后稱升平宮月餘進為皇太后封

弟洪永平侯蔣溧陽侯植宣成侯洪卒子邈嗣

為武陵監軍為晉所殺植官至大司徒吳末昏

亂何氏驕僭子弟橫放百姓患之故民謠言皓

父死立者何氏子云江表傳曰皓以張布女為美人有寵皓問曰汝父所在答曰賊以殺

之皓大怒捧殺之後思其顏色使巧工刻木作美人形象相置座側問左右布復有女否答曰布大女適故衛尉馮朝子純即奪純妻入宮大有寵拜為左夫人晝夜與夫人房宴不聽朝政使向方以金作華燧步搖假髻以千數令宮人著以相撲朝成夕敗輒出更作工匠因緣偷盜府藏為空會夫人死皓哀愍思念葬于死中大作冢使工匠刻柏作木人內冢

中以為兵衛以金銀珍玩之物送葬不可稱計尸葬之後皓治喪於內半年不出國人見葬大奢麗皆謂皓已死所葬者是也皓舅子何都顏狀似皓云都代立臨海太守矣熙信謔言舉兵欲還秣陵誅都都叔父植時為備海管擊殺撫夷三

族謔言乃息而人心猶疑

孫皓滕夫人傳

孫皓滕夫人故太常胤之族女也胤夷滅夫人

父牧以踈遠徙邊郡孫休即位大赦得還以牧

為五官中郎皓既封烏程侯婢牧女為妃皓即

位立為皇后封牧高密侯拜衛將軍錄尚書事

後朝士以牧尊戚頗推令諫爭而夫人寵漸衰

皓滋不悅皓母何恒左右之又太史言於運歷

何姬 滕夫人

后不可易皓信巫覡故得不廢常供養升平宮
牧見遣居蒼梧郡雖爵位不奪其實裔也遂道
路憂死長秋官僚備負而已受朝賀表疏如故
而皓內諸寵姬佩皇后璽紱者多矣江表傳曰皓
又使黃門備

行州郡科取將吏家女其二千石大臣子女皆當歲歲言名
年十五六一簡閱簡閱不中乃得出嫁後宮千數而採擇無

已天紀四年隨皓遷于洛陽

評曰易稱正家而天下定詩云刑于寡妻至于
兄弟以御于家邦誠哉是言也遠觀齊桓近察
孫權皆有識士之明傑人之志而嫡庶不分閨
庭錯亂遺笑古今殃流後嗣由是論之惟以道
義為心平一為主者然後克免斯累邪

嬪妃傳第五

吳書

國志五十

